



天 厨 料理

那口井——著

有美食的地方就有天堂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.

天
厨
料理

那口井——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国料理 / 那口井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4-0746-7

I. ①天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3733号

书 名	天国料理
作 者	那口井
筹划出品	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	姚 丽
策划编辑	滕 钰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20千字
印 张	9.75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746-7
定 价	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序 幕

大教堂医院联外道路一公里外

凌晨一点五十分

男人只听见急煞的“叽”一声，整个人就弹飞起来。背部剧烈碰撞造成的痛楚，让他根本没有闲暇思考，自己怎能飞离地面这么高。当然，更不可能想到，接着不到一秒的时间，他的胸膛就硬生生撞上面前的电线杆，而后重重摔落地面。

躺在地上的男人瞬间动弹不了，只觉剧烈疼痛像海浪不停席卷而来。阴暗光线下，矗立在他面前的电线杆，显得巨大且高不可攀，钉在电线杆上的铁制牌子，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他，上面几个斑驳老旧的字，像在暗示着他。

“天国近了”，男人好不容易才看清楚铁牌上的几个字，眼皮却愈来愈沉重，视线变得愈来愈模糊，他觉得自己快要失去意识了。就要闭上双眼时，不远处传来重而沉稳的车门声响，急促的脚步朝他而至，停住。男人感觉到有个家伙站在他面前，伸出手，放在他的颈动脉处。

模糊的视线中，他隐约看见那家伙穿着深灰西装，配上深蓝衬衫，手上戴着一只奇特腕表，皮制表带、玫瑰金表壳，透过表面的透明玻璃，能看见小巧的表盘偏居下方，转动的齿轮因少了表盘的遮掩而外露可见。

“亚伯拉罕……”男人才要想起什么的时候，天空雷声大作，原本站在面前的家伙突然跳开。一道闪电随即直劈而下，击中眼前电线杆上的变电箱，“滋”的一声爆出火花。

男人仰望着那些朝他洒落的火花，竟不自觉地露出微笑，他怎么看都觉得，那些火花就像节庆烟火般灿烂美丽。只是，他的笑容维持不久，整个人随即弹跳了一下，身体就像被针戳刺，灼热麻痛，眼前世界倏地一黑。

大教堂医院

上午十一点整

春树带着自己刚做好的煎饼，走进病房，坐在门边的沙发，凝视前方紧靠窗边病床上躺着的男人。

屋外下着雨，雨水打在绚丽灿烂的彩绘玻璃窗上，发出答答声响，时大时小且断断续续，形成一种奇妙的音律，听着听着，让人有种不禁放缓步调的感觉。春树很享受这样的自然声息，就像大教堂医院附设的礼拜堂，每当他踏进那里，总能感受到安详与静谧，即便心情再烦闷、再忧郁，他也能在那里获取平静。

不知怎的，春树待在病房，看着病床上胡子拉碴的男人，也有这种感觉，此刻的他就像礼拜时，虔诚祈祷后，心灵获得平静那般。

春树对这样的现象感到不可思议。他四处打量周遭环境，这间病房和大教堂医院其他病房的格局都差不多，没有特别之处，墙面都刷着纯净的白漆，天花板挂着古典吊扇，房间内除了一张病床、一张原木桌几、该有的医疗仪器及他正坐着的绿色真皮小沙发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大概就是那一扇大玻璃窗。这里的每一间病房，几乎都有面大窗，十字的窗棂，镶着大片绚丽灿烂的彩绘玻璃，在白天时刻，病房

不需开灯就很明亮。

春树透过那片大玻璃，望着不停歇的雨，表情若有所思。

按以往，这时候的天色已经亮了，可是，天空却乌云密布，应有的亮光都被乌云遮住。这样的天气已持续了三天，男子躺在病床上，至今也已经是第三天。

“原来你在这儿！”一名年轻护士走进病房，对春树说，“史密特大厨找你。”

“噢。”春树一副知道了的表情。

“哇，煎饼！”护士发现，春树又带了煎饼来，眼睛直发亮。

“要不要来一点？”春树问。

“当然！”护士迫不及待挑了一小块放进嘴里，“吃一点就好。万一他醒过来，没得吃就不好了，哈哈。”护士知道，这煎饼是春树特地带来给病床上的男人。春树担心，要是那男人醒来肚子饿的话，还可以吃一点垫垫胃。护士曾问春树，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付出这么多？春树说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有个声音要他这么做，也可能是责任心使然，既然都把他送来医院了，就好人做到底。

“他会醒过来吧？”春树盯着床上的男人问。

“我也没法确定。”护士耸耸肩，拿起病床上挂着的病历表，看了一眼，伸手去量那男人的脉搏。

“他有家人或朋友吗？”

“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指认。”

“所以，他一个亲人也没有？”

“嗯，目前为止是这样。”护士边说边写下脉搏测量记录，“警方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身份证明。”

“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。”春树看着那男人，喃喃自语。

在春树眼里，男子三十多岁，身高至少一百八十厘米，体型偏瘦，有着一头浓密但凌乱的乌黑长卷发，脸上蓄满胡须，脸孔看起来像个混血儿。春树猜想，大概是日本和中东某个国家，如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之类的吧。

三天前，春树运送蔬果到大教堂医院的路上，发现了这个男人。他躺在路边的电线杆前，任由雨水断断续续地淋在身上，当时男人几乎没了心跳。于是，春树赶紧通知大教堂医院急诊中心，把他送来这里。

奇怪的是，这男人被救护车送抵医院后，医生的检查结果却显示，除了身上少许擦伤，并没有任何器官异常的现象。他的体温、脉搏、血压、心电图和血液数值均在正常范围内，也看不出有任何疾病缠身，即使连轻微脑震荡都没有。呃……唯一的问题，就是昏迷不醒，更贴切地说，应该像睡着了，很深很深地沉睡。医生或护士曾试图把他叫醒，却总是徒劳无功。

春树百思不解地看着整整睡了三天的男人。突然，护士惊叫：“地震！”春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，脚底明显能感受到地板正左右剧烈摇晃。护士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旁边，紧紧抓住他的手臂，吓得闭上双眼。

不到三秒，地震停了，春树张大嘴，一脸傻住，直盯着眼前的男人。

“Oh——”护士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，“My God！”

窗外雨停了，阳光穿过乌云缝隙，透过大窗格直射而入。男人睁开眼睛坐了起来，阳光打在他的背上，逆光中的男子，看起来就像背了一座十字架。

“你感觉如何？”医生问。

“从来没这么好过。”男人看了医生白袍上的识别证一眼后回答，“大泽医生，你呢？你睡觉了吗？你似乎很疲累，你得好好照顾自己，保持体力。”

男人的嗓音清晰动人，带着奇怪的地方口音，像中东国家才有的特殊腔调。虽然大泽医生搞不清楚他是谁，但这男人看着她说话的语气，却充满温柔与温暖。忽然间，他那不经意流露出的关心眼神，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让她感到莫名的心动。

大泽医生赶紧移开目光，按捺住心情后回答：“如果我可以像你一样，足足睡上三天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三天？”男人抬头凝视大片彩色玻璃窗一会儿后，表情轻松，笑着说，“噢，不、不、不，我刚刚才到这里，三分钟前，老爹跟我交代了一些事情后，才过来的。”

“老爹？”大泽佑香愣了下，回头看看春树和护士。他们两人互看一眼，不约而同对她耸了肩，露出一副完全“不晓得”的表情。

“大泽医生！”门外忽然一阵骚动，救护车的声音夹杂着匆忙的喊叫。大泽医生和护士想都没想，随即冲了出去，只剩春树和男人待在房里。

男人环视四周，眼神停在春树身上，打量了几秒后，对他露出微笑。

春树一副莫名其妙地看着男人，以为男人要对他说什么，不过，男人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闭上眼。嘴里开始念念有词。

春树竖起耳朵仔细听，但完全听不懂，不是英语、不是法语，也不是西班牙或其他欧洲语言，总之，不是他所能理解的语言，但听在耳里，却有如沐春风之感。

直到说完最后一个音节。

“你需要帮助。”男人张开眼，露出洁白的牙齿看着他说。

“啊？”春树愣了一下，“好像，没有这个需要吧……”

“天国近了。”男人走到窗边，望着天空说，“你会需要的。”

春树不明白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给你，呃，你是春树，是吧？”男子转过身，展开双臂，掌心朝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春树说，“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春树内心震惊不已，茫然不知所措了好一会儿。然后缓缓地，他的目光被男人摊开的双手所吸引。男子两只手腕骨的地方，各有一个很明显的疤痕，像曾被利刃深深刺穿过。

春树凝视眼前的疤痕良久，忽然，有个念头闪过，但他随即摇头，喃喃自语说：“不可能有这种事吧？！”

春树抬头，看着面前的男人仍张开双臂，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温柔，嘴角透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是，我叫春树。”春树鼓起勇气，伸出颤抖的右手，握住眼前男人的右手，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约书亚，”眼前的男子用力回握了春树的手，“我的名字是约书亚。”

“约书亚……”春树顿时觉得有股电流通过身体，他猛然松开自己的

手，倒退几步，怔怔地望着掌心，脑袋闪现一些奇怪的揣想。

忽然，约书亚的肚子传来阵阵咕噜咕噜的叫声，让春树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。

“我想，我应该是饿了。”约书亚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啊，这里有煎饼。”春树准备多时的煎饼，终于派上用场。

“煎饼？”约书亚高兴地说，“太好了，我爱死煎饼了。”

“喏。”春树把煎饼递过去。开心地看着约书亚将煎饼放进嘴里。

“太甜了，也没有面粉该有的香气！”约书亚没咬几口，就一脸嫌恶地说，“这是什么啊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春树简直无法置信。换作其他料理，春树确实没什么把握，但是，他对自己做的煎饼却深具信心。而且，这里的人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的煎饼，反而夸赞说是最棒的甜点，甚至常追着要他多做一些。

“下次别买这家店的煎饼。”约书亚连一片都没吃完。

“这是……”春树有点尴尬，“我……自己做的。”

“你做的？”约书亚摇了摇头，“这里有没有厨房？”

“厨房？”春树先是疑惑了一下，才指着门口说，“有啊，从这里出去，走道直走到底，拐个弯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“好。”约书亚跳下床，“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煎饼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跟我来。”

“不行啦，约书亚先生。”

约书亚像没听见似地，迅速通过长长的走道，朝着标有“刀叉”指示牌的方向大步迈进。

“不行啦——”紧追在后的春树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要是撞见史密特大厨，就麻烦了！”

大教堂医院十公里外

应允市地方检察厅

地方检察厅是一栋外表庸俗、冷酷的灰色建筑物，地面建物只有五层楼高，一楼是行政中心，二楼作为审讯嫌犯之用，三楼为居留室，四楼和五楼则属机密等级，专职保安、信息等工作，不同厅处的高级长官办公室，也分别设在这两层楼。地面下则有两个楼层，专供警用巡逻车和高级长官停车之用。

一辆欧洲进口轿车，从地下停车场出口前经过，打算转进大楼前广场设置的客用停车场。轿车车头才刚转弯，警用巡逻车就从大楼地下室疾驶而出，差点撞上。眼尖的巡逻车驾驶，一发现那辆格外显眼的进口轿车后，想也没想，就立即刹住，接着下车，车上另外三名警员也纷纷走出车外。

“真对不起！”四名警员全都以九十度弯腰鞠躬的姿势，面对进口轿车，并异口同声地连说两声，“真对不起！”毕竟没人敢得罪眼前这辆轿车的主人，素有“难搞先生”封号的检察官南浩一。

轿车里没有任何回应。

低头道歉的四名警员，才心想完蛋了的时候，车窗缓缓降下，车内伸出一只手，向他们挥了挥，像是不耐烦地要他们赶紧滚开。

“谢谢、谢谢。”巡逻车驾驶对着轿车里的人，再行一次鞠躬礼后，赶紧回到警车上，其他两名警员尾随在后，一溜烟儿地回车里。

“哇，合身利落的西装剪裁，内搭白色衬衫和皮制表带腕表，这检察官很懂得穿着打扮嘛！搞不好人也长得很帅气哩。”剩下一名女警留在原地，两眼直望眼前的高级轿车缓缓驶进停车场。

“喂！”驾驶降下车窗大喊。

一旁助理驾驶座上的警员，也跟着喊：“赶快上车。”

女警快步跑进车里，车门还没关好，巡逻车就疾驶离开。

“急什么啊？”女警好不容易才把行驶中敞开的车门，用力拉回关上，“真是的。”

车上警员都默不作声。除了刚调职过来的菜鸟女警外，车上的警员都很清楚，遇上南浩一这家伙，还是先闪为妙。

南浩一是应允市地方检察厅首席检察官，还在法律系就学时，就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，并以第一名的成绩上榜。这样的成绩让南浩一进入司法训练所时，就受到高层注目，最高检察厅厅长曾特地找他过去，对他说：“这个国家正需要你，谢谢你的加入！”向他表达勉励之意。原本就是满腔热血的南浩一，受到上级长官的特别关注后，更是一心决意要扮演好正义检察官的严正角色。

在他大学毕业进入地方检察厅，成为正式检察官后，南浩一就全心投入工作，曾创下一个月加班两百四十个小时、完全没领加班费的最长加班纪录，而至今日，这个纪录还没有被任何一个检察官超越过。因为卓越的调查能力、吹毛求疵和追根究底的严厉精神，让他无论如何都会如实完成任务。南浩一杰出的成绩，更使得上司引以为傲，多次向法界友人夸誉为检察厅里的“完美先生”。

南浩一的杰出资质不容置疑，不过，这种像圣人般要求“完美”的调查态度，难免会和同事产生摩擦，在据理反击时，即使面对的是资深的检察官学长或高阶主管，他也毫不手软。不少曾经与他合作过的检察官及警员，对他过于严格的调查手法感到不满，私底下都喊他“难搞先生”。

为此，上司经常把他找去，面有难色地要他态度圆融、处事成熟些，他都会以坚定的语气回答：“我只是尽力做好检察官应做的事。”

因为办案认真负责，名声响亮，升官的速度也比其他同期的检察官快速。短短几年内，就从地方检察官，一路调升到检察官梦寐以求的最高检察署特搜部门，担任检察官一职。但就在声势如日中天之际，他突然申请调职到应允市。没有人知道原因，有人说他因功高震主，也有人说他得罪某高层政要，被迫外放，但不管什么原因，他都没有亲口证实。

南浩一调职到应允市，担任地方检察官后，就让所有检警明显感受到那“难搞的作风”和杰出的办案技巧。旁人对他的评价也很两极，不过，只有少数的人对他崇拜欣赏，多数的人还是对他敬畏三分，能闪多远就多远。

所以，当南浩一把车停好，走进检察厅大楼时，刚才那辆巡逻车早已逃之夭夭、不知去向。

南浩一并没有把刚才那辆巡逻车放在心上。他快步走进办公室，直接来到审讯室。

南浩一站在门外，隔着门上玻璃，冷眼旁观舞子和永泽的审讯。

绑马尾的舞子隔着一张铁桌，和身穿白色厨师袍的嫌犯面对面坐着。永泽靠在门边墙柱，盯着眼前的两人，偶尔推一下鼻梁上的黑粗框眼镜。

“长江先生，你还记得中午发生的事吗？”舞子的声音有点沙哑。

眼前这位叫长江的男子，年约三十岁，低头缩着身体，以微弱的声音回答：“记得。”

“虽然被害人江口夏子只受到轻伤，但是，你犯的仍是杀人未遂

噢。”舞子说。

“我没有要杀她。”长江始终低着头说话。

舞子转头看向永泽，使了个眼色后，冷哼一声，“你想杀的，其实是坐在江口夏子旁边的那个男人，对吧？”

原本低头的长江，忽然抬头，怔怔地望着她。

看见长江的反应，舞子心底暗叫“YES！”

永泽的眼睛跟着发亮起来。

待在门外看在眼里的南浩一，沉思了一下，然后跟一旁的警卫要了杯水。

“长江先生，你涉嫌连续杀害多名厨师被捕……”舞子表情严肃地说。

“什么！”长江吃惊地回答。

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，并拒绝回答问题，你说的任何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，你可以请一位律师代你回答现在和今后的问题，如果你请不起律师，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一位，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律师，可以保持沉默，直到有机会咨询律师。”

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长江的语气惊讶。

“少给我装傻！”永泽忍不住向前斥喝。

“什么啦！”长江的口气转变为愤怒。

“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……”永泽说。

南浩一突然走了进来，打断永泽的话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就把刚刚要来的水摆到桌上，推到长江面前。

长江想也没想，拿起杯子，大口灌下，喉间发出咕噜咕噜声响，水杯瞬间空了。

“不是他。”南浩一冷冷丢下这么一句话后，便离开了，留下一脸错愕的永泽和舞子。